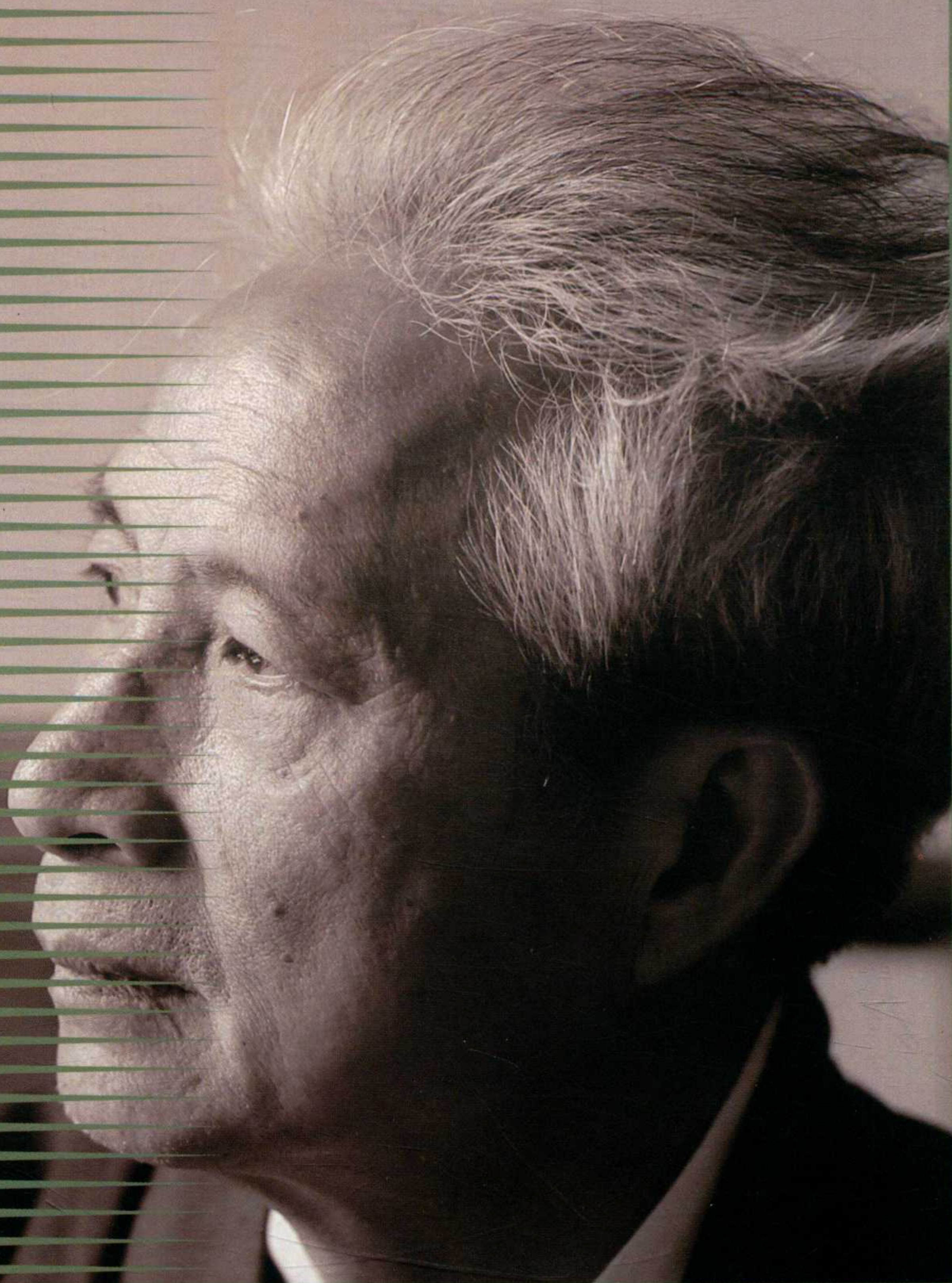


王财贵65文集

孔元二五六年歲在甲午孟夏王财贵自著



王财贵 著

道德的形而上学 ——2012 春季系列讲座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王財貴 65 文集

孔元五十六年歲在甲午孟夏王財貴自署



王財貴 著

道德的形而上学

——2012 春季系列讲座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道德的形而上学:2012春季系列讲座/王财贵著.--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7.12
(王财贵 65 文集)

ISBN 978-7-5325-8692-9

I.①道… II.①王… III.①伦理学-儿童教育-文集

IV.①B8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11850号

王财贵65文集

道德的形而上学——2012春季系列讲座

王财贵 著

书籍设计:刘晓翔工作室

北京文礼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策划

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

(上海市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: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965×710 1/32 印张9.625 字数196千字

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5-8692-9

G·675 定价:55.00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诸子出于儒家论	001
孟子性善论	049
儒家的形而上学导论	093
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建立	133
《大学》“格物致知”试解	193
牟宗三“良知坎陷说”释义	245

诸子出于儒家论

时间：2012年4月14日

地点：北京季谦教育咨询中心白羊沟培训学校

谢谢主持人，谢谢校长。也感谢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。

大家好！本来，我这次到北京来，是为了进一步推动所谓的季谦教育咨询中心的工作。这个单位啊，我们自己内部都说成王财贵读经教育推广中心。其实这个中心本来就想以王财贵为名，但主管单位不准用人名注册，所以只好改用我的字号季谦，反正他们也不知道这也是人名，就通过了。这中心还在起步阶段，还没有正式步入轨道。中心成立的本意，最主要的是为了让读经教育理念更普遍深入地推广，推广到全国全世界。其次，是要对国内以及全世界已经开始读经实践和推广的人，给予各方面的服务和协助。但是这个中心还没发展起来，目前还没有“尽其性”。所谓“尽其性”，一个人有人性，要尽其人之性；一个单位也有它的性，我们也应该求其尽性；当然一个国家民族，也应该有它

的性，我们也应该尽一个国家民族的本性。这个性，就是性质，也可以说是本质，也就是事物生成或建立的原初的潜能或愿望，凡有潜能或愿望，吾人皆希望能够实现能够达成。

我们这个中心初起的愿望，就是要推动读经教育，而读经教育，它成为一个观念，或说概念，也有它的性，也有它的本质。它的本质，即联系于教育。而教育，它成为一个观念，一个概念，也有它的性、它的本质。这样，一层一层的，任何一个观念，任何一个个体，或是任何一个单位团体，其实都有它隐藏的本性，都有它的固具的本质，我们应该把握这个本性本质，而让它在现实中有尽量完满的展现，叫作“尽其性”。《中庸》说，“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。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”这里说的性，是人性。我们就用这句话说，凡是一个存在，都有它的性，我们都应该尽其性。我这次来北京，最主要就是协助推广中心能够尽其性。

我刚到两三天，中心主任就跟我讲她已经为我安排了几场讲座，有比较内部的，有比较公开的。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就是比较内部的系列讲座。我这次四月初来，预备六月回台湾，她计算了一下，总共有五六个礼拜，所以就要我来讲五六次。还有对外的，比较公开的、大型的，要讲一次。当然了，如果受邀到各处去倡导读经，那又是额外的。我对她说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，你早跟我说我就不来了！她说，啊，剩余价值总是要剥削一下吧！这样子，所以我今天就来了。那如果各位今天觉得听了有意思，希望你以后也可以随机再来几次，如果能够六次都来，当然

是更加地欢迎。

我们这里有一个新的落实推广的规划工作，是进一步求其“尽性”的工作，就是最近开办了一个读经教师的养成班。最早的时候，我对于读经教育，认为它是太简单了，非常容易的，只要听一场演讲，一两个小时，我就可以培训出老师，来听讲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读经老师了。如果没有这么多时间的人，我说一个小时也可以，半个小时也可以，甚至给我十五分钟，我就可以把一个人培养成读经老师。不过呢，这里有一个条件——我是有把握将一个人在很短期之内培养成读经老师，不过那个人要有一点智慧，智慧越高的，在越短时间之内，就可以把读经班完全交给他，他就可以开始实践，就是可以当读经老师了；智慧越低呢，就要用越久的时间。所以十五分钟也可以，半个小时也可以，一个小时也可以，两个小时也可以。后来我在台湾就办半天的，四个小时的，后来觉得还不够，就办一天的。所以我常对那些来参加一天的读经教师研习的人说：“到目前为止我培训老师，花最多时间的就是一天。按照刚才的标准，智慧越高的人，花越少时间就培养成；智慧越差的人，要用越多时间。我告诉你们：你们这些人是智慧最差的！”那现在我们说要办师范班呢，要整整一年，可见，各位，你们这些人的智慧了……要一年呢！当然，这一年呢，或许也是需要的，因为他们要做更广泛更深入的理论的探讨，而且自己还要做读经的实践；最主要的是他们要自己读经，能够用功读上一年经，背上十来万字，以弥补他们从小以来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的遗憾。所以我们这个师范班呢，十几天前，他们刚报到的那一天，就跟他们说，他们是很有福气的

人，唯有福气够的人，他才能够接触到经典，福气越多的，他接触的机会越大。那么，现在都已经成人了，本来这个机会就很难得了，现在居然能够放下一切，来这里读一年书——来这个沟里了，啊，这个沟，叫什么？白羊沟啊。来这个沟里，这么偏僻的地方读一年书，而且来这里，我们的管理是很严格的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墙砌得这么高吗？尤其是，本来有前门还有后门，我们把后门都堵住了，只留个前门，而且前门呢，是不仅上了锁，还派人把守，所以一报到，插翅是难飞的！我这样讲就是要告诉他们：你一定要死了逃走的心，你要在这里死心塌地地呆上一年，让你尽其性，尽其性就是你这个福气，要让你享，让你完全享个够！

这次讲座系列本来是为他们办的，不过消息一出来啊，听说今天有很多从北京城里开车来，乃至从东北、从西安飞来的，也都来听这一场讲座，我就非常感动，本来啊，想随便说说，既然来了这么多用心的朋友，那我就不敢随便说了。其实大家是害了我，因为我随便说的时候都说得比较好，我一认真说就说不好了。所以，如果大家觉得我说得不好，你千万不要责怪我，要责怪你自己才对！尤其今天的题目是很奇怪的，本来是不应该立这种题目，立这个题目会起争端的，所以我要对这个题目稍作解释。

孟子“知言”

今天我们发布的题目是《诸子出于儒家论》。这样子的说

法，有道理没道理呢？一般人初看到这个题目，一定会认为：又是一种沙文主义，一种定于一尊的说法，一种维护师门的心态！因为，既然讲诸子出于儒家，讲这个话的人，应该他本身是儒家，才会这样讲。我也曾经听有人说：中国文化的本源在道家，甚至有人说是在阴阳家等等。那么如果说中国文化的本源在道家的人——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——我们就可以猜想，这个人可能是研究道家的，对道家情有独钟，他才会这样说。讲诸子出于道家，而且讲得煞有介事，讲得颇有理论建构的样子，以此论点成大名的，有一个人叫作陈鼓应。陈鼓应先生，他原来是台湾大学的哲学教授，早期被所谓的白色恐怖迫害，就转到北京大学，当北京大学的哲学系教授。后来台湾的戒严解了，政治的迫害少了，他又回到台湾大学去。这个陈鼓应教授，他推崇道家，讲中国文化源流出于道家。也有人认为，阴阳家讲的是阴阳之道，阴阳之道就是太极之道，那么太极是最高的创造原理，讲太极，其实就是在讲天地，能够讲天地之道，当然阴阳之教就可以是中国文化的源头。这些说法，我以为不见得不能说，因为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。那么今天讲所谓“诸子出于儒家”，归宗于儒家的，也似乎有那么点顾影自怜的意思。

不过，大家都知道，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，我们都说先秦。说先秦诸子，其实就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，我们的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了灿烂的成就。而这个灿烂的成就，不仅是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思想，甚至到现在虽然经过了二千多年，摆在整个人类的文化史中，还是闪闪发光，还有许多是不可及、不可超越处。当今要讲中华文化，论其精要，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形成规模

了。当时圣贤辈出，诸子各有各的表现，这些表现形成了一个大的中国文化的传统——所谓的百家争鸣。而百家争鸣，我们现在为什么又要说它们有一个源头出处，而且是出于儒家呢？儒家岂不是也是诸子百家之一吗？那为什么又是诸子的源头？所以我这个题目是有一些特殊的意涵在里面的。

各位啊，以后请你不要随意地，不要轻易地去跟人家说这种话头，说诸子都出于儒家；如果你这样说的时候，也千万不要说你是听王财贵说的。一方面呢，你如果这样说，说诸子出于儒家，就会有很多人要跟你辩论；而你如果说是听王财贵说的，你不就害了我吗？所以，这个题目是不应该这样立，这样立是吃力不讨好的。我苦苦要用这个题目，是有一些特殊缘由的。什么特殊的缘由呢？我在想：天下的学问能不能有个回归，有个统系，回归于大的统系，以取得一个大的谐和。而我把诸子百家统于儒家一系之下，是否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诸子百家的本色和价值？因为我今天所说的“诸子出于儒家”的儒家，跟一般说的儒家意义是不大一样的，它是所谓的广义的儒家，我们一般所说的儒家往往是狭义的儒家。什么叫作广义的儒家呢？就是以儒家来代表中华民族智慧的本质。希望透过把握儒家，来把握中华文化的核心。如果儒家真是中华文化智慧的核心，而诸子百家，他们的思想和理论，如果也是从中华民族的心灵所发出来的，也就说是从中华民族智慧的核心发出来的，那当然可以说诸子出于儒家了。所以诸子出于儒家，也可以改口说诸子出于中华民族的智慧。这样岂不就无可辩论了吗？呵呵！我这种手法，叫作立于不败之地。

我把“儒家”一概念扩充为这个意思。现在就问：这样扩充合不合理？儒家是不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核心？我一向说，它不只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核心，更广义地说，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全部；再推而广之呢，如果真正了解了儒家的本性，甚至可以说，它是人类智慧的核心，乃至它可以代表，或者涵摄人类全部的智慧。再进一步呢，人类的智慧从何而来？所谓“天命之谓性”，人性从天而来，所以如果没有通于天地之道，就不能完全地透彻人性；那么儒家，我们如果认为它是透彻人性的一种思想，那么它就是通于天地的一种思想。既然它通于天地，万物都从天地出来；既然它通于人性，所有的学问都从人性出来；既然它是中华民族的学问，所有的学者都是从中华文化走出来：因此我们说诸子出于儒家，等于说诸子出于中华文化、等于说诸子出于人性、等于说诸子出于天地。你如果跟着我作这样的了解，那就不会怪我儒家沙文主义，怪我定于一尊了。但是能不能这样了解呢？如果大家都用这样的手法说他的了解，则似乎每一家都可以扩充，扩充到最后，也是包天包地啊！我们就问，是不是你也可以做这样的扩充？乃至我们现在常说，儒释道三家，每一家都有它的维护者，那些护教者确实都有所得，而且他们也都能够推进，他的教理也是可以推而广之达到圆满无尽的境地，于是他也可以说：任何的学问出于我们这一家！

各位，现在你心里想着，你认为世间的学问，包括所谓古今中外的学说，你到底服膺哪一家，你到底认为哪一家最高最圆满？最高是什么意思？它高出于一切，高出于所有的学派；最圆满是什么意思？它涵摄一切，它能够通于一切。这样子，你所信

奉的这一家，是值得你信奉的。你如果还没有这样的信奉呢，你自己心里面没有某一种学问，或者说某一学派，或者说某一家，你如果心中没有一个你认为它是最高的最圆满的，你心中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认定，那其实是一个人生的不幸，因为你没有你的最高的理想，你的人生是有限的。其实一个人连理想都没有，他不敢有高远的理想，所以他就不能说“大话”，他的话必定说得不大，说得不高远、不深刻。一个人的生命虽然不容易真的达到那个地步，能够把理想真的体证出来、实践出来、表现出来，但是你连那一种向往都没有，你就几乎不可能。所以我们现在不怕被人认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有人把理想直接等同于空想，因为理想离现实很远呐，你有那么高的理想，你的生命达不到，有什么意义？我们现在要说另外一个意思：如果一个人连理想都没有，你连讲空话的勇气都没有，请问你什么时候可以让你的生命长进，你还有什么人生的希望？

所以假如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认为最高明的一套，这并不是坏事。自己认为他那一套是最高明的，他那一套可以超越其他教门，可以涵摄其他学问，一个人有这种想法，是值得庆贺的。但是这样子，每个人就有他的看法，每个人有自己的主张，言之成理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你说你公道，我说我公道，到底谁公道，只有天知道。因为每个人都坚持己见呐，这样群言淆乱，莫衷一是，天下就辩论不休了，这不是扰乱人心吗？不过，我们现在要说：如果一个人心中有这样的理想跟向往，另一个人也有这样的理想跟向往，这两个人需不需要互相争辩，互相排斥，乃至要引起战争？需要不需要呢？难道这种论辩不能

解消吗？也就是说，一个人有的最高理想，难道只是相对的、主观的吗？还是说，它应该有客观性？就是一个人有自己的向往，有自己的信奉，别人也有；两个人的向往、两个人的信奉不同，但当这两个人相遇的时候，请问这两个人——原来以为自己说了算，遇到对方，对方也认为他说了算；你对他你不能说了算，他对你也是，这个时候——请问他们怎么办？很少有人去想这个问题，更少人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，人间的争辩是可以解消的。但为什么世间依然群言淆乱，人生依然莫衷一是？只因为人们并没有把他们所信奉的道理想得透彻。既然一个人认为他所信奉的最高，他是不是知道，为什么最高？也就是要问自己，是否明白其所以最高的理由？是否可以指明根据所在？假如他只是向人喊着：我的最高，我的最高！那么岂不是自欺欺人、无理取闹了吗？他说他们的理论他们的学派可以涵盖一切，他是真的思考过吗？别人的思想是什么？别人的学派主张什么？为什么可以说别人所信奉的教义在他所信奉的之下，他思考过吗？如果他没有思考过，他怎么能说他所信奉的这一家又是最高又是涵盖一切呢？可见他对他自己所信奉的都还没有透彻。

孔子说“好学近乎知”，不透彻最容易产生执著，坚持己见。如果两个人都不透彻，都执著，又坚持己见，那么一来，这两个人的信奉和主张就只有主观的意义，而没有客观的意义。当一个人有了主观的意见，关起门来做大王是可以的；他若打开门跟人相见了，他还能够做大王吗？他要做大王，他要有做大王的资格，他要有做大王的能耐。所以世界上的人与人之间，甚至学者与学者之间，学派与学派之间，乃至国与国之间，宗教与宗

教之间，是不可以有争论的；何况你还不仅是争论，你还用武力来压制别人，产生战争！所以人间如果有争论，我看，最深的理由就是不虚心不好学，所以不了解；不仅不了解别人，也不了解自己——或者这样说，你之所以不了解别人，都是因为你不了解自己，因为你要了解自己，你应该把别人所了解的都当作自己的事，这样才叫作了解自己，所以孟子才有“知言”之论嘛！

在《孟子·公孙丑》篇记载公孙丑和孟子的对话：“敢问夫子恶乎长？”孟子曰：“我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孟子不敢以圣人自居，这个学生问孟子说，那请问你还有什么长处？孟子自己说，他有两个长处，一个叫作养气，一个叫作知言。一般人对孟子善养浩然之气，是比较熟悉的，因为“浩然”之气一词真是动人，常常被提出来，我们耳熟能详，只是有些人不知道“浩然之气”这四个字出自《孟子》就是了。那读《孟子》的人呢，也都对孟子善养浩然之气这个观念印象深刻，但是孟子说他自己的长处，他的原文是说，“我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孟子把知言提在前面。当然做文章或讲话，不一定要有那么严格的顺序，不过，一个人的学问真到了一个极高的层次时，不论是作文或出口，大体上，小节都是注意的。这个注意，有些时候是刻意的注意，有些时候往往是不经意地就流露出来。所以我们现在不妨对孟子的文章来个咬文嚼字。我们宁可说，孟子对于他自己的长处，把知言放在养气之上，可见孟子对自己的知言是有相当自信，并且相当自豪的。于是我们可以说：如果孟子讲的是儒家的道理，是天地人生的道理，则孟子认为要了解儒家学问的特质，要参悟天地人生的道理，知言的能力是很重要的，其重要甚

至在养浩然之气之上——浩然之气是多么的可贵的情操呢，而知言，更可贵。

什么叫作知言？知道言论嘛！知道人间的言论。什么叫言论？言论就是思想的表达。知言这一概念，翻译出来就是：我知道每一个人的思想，甚至我知道每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思想。各位！这个学问可大了！弟子问何谓知言。孟子举出四种状况：诐辞知其所蔽，邪辞知其所离，淫辞知其所陷，遁辞知其所穷。这是姑举四大方面、四大端；人间言论应了解的，当然不仅这四类，但是孟子用这四种涵盖一切的言论的偏私、差谬。就好像孟子道性善，也举四端而言，所谓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。那难道一个人的善性表现只有这四种吗？不是，这四种是四大类，而这四大方面广义的解释可以涵摄任何的善性的表现，所以说有四端就够了。当然你可以举五端六端七端八端，但是只要四端就够了，你不必什么都举啊！

举个例子说，像我们读佛教的书，最常看到一些数字。譬如要讲佛教的基本道理在哪里呢？你怎么把握佛教的道理呢？有各种说法，它可以用一个观念，来涵摄所有的佛教的教理，也可以用两个，也可以用三个、四个，也可以用五个，乃至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……乃至于无量。你综摄的层级越高，它综摄出来的要领就越少，综摄到最高层级，就可以凝敛成一个观念。这个观念是什么呢？一个字，空。佛教只不过是追求空的道理的学问，或者证成空的道理的教派。一个字就可以了，一个观点就可以了，这个归结准没错。但他也可以用两个观点来涵摄一切佛教的道理，这两个观念，可以有很多种讲法，最耳熟能详的

就是真、俗，或一心开二门——生灭门、真如门。其中生灭门，涵摄一切法，真如门呢，也涵摄一切法。那不就有两个一切法了吗？不是，生灭门的一切法就是真如门的一切法——这种道理讲出来就撼动人心了，玄哪，漂亮！因为虽然一切法分为两门，但它不是将一切法客观地分成两门，而是主观地因着众生的心灵能力、主观的修行工夫，分成两个层次。所以两门的不同，是一心之转，你的心灵如果落在俗中，在现实中，你所看的三千世间法，通通是生灭的，通通是在俗中；而你如果能够转你的现实心，也就是转了你的识心成为智心，成为超越心，这同样的一切法，生灭的一切法，立刻转为真如的一切法。所以真俗这两个观念可以涵摄一切法，何况世间的学问？而信佛的人只要以这两个观点去修行，转识成智，一念转成，念念转成，你就成佛了。此外，你可以用三法门说，譬如说三法印，“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”；当然你也可以用四法门说，四圣谛，苦集灭道；你可以用五法门说，五蕴，等等。这些分类法，只有层级站得高与低的不同，其所涵摄的内容都是相通的，甚至可以说是一样的。所以读佛教的书，今天来一堆名相，明天来一堆名相，表面看起来很热闹，其实是无多少所谓的。

我们现在读书，遇到某种分类现象，如果是科学的分类，那是比较清晰明白的。因为科学的分类是要一五一十，不能够有互相的模糊地带。如果是属于智慧的分类，那是不必那么清晰明白的。更清楚说，是不可以清晰明白的，清晰明白反而是错的。智慧的分类，本来就是勉强分的，分也等于不分，不分也等于分。譬如将世界分成真跟俗，如果问他什么是真，他会说真就是俗；

什么叫俗，他会说俗就是真。那怎么办呢？对这种智慧的学问，就要用智慧的头脑来处理。说四端之心，难道就是四种心吗？不是，四心只是一个真心，那“恻隐之心”，必然同时是羞恶的，必然同时是辞让的。恻隐之心还没有是非观念吗，还不能够辨是非吗？所以四心有恻隐之心就够了，孟子的四端就是从恻隐之心带出来，以恻隐之心为主的。恻隐，这就是孔子的仁；孟子真是私淑于孔子，而真的能发扬孔子之道的，这样一个先贤呐！他将善心从四个方向来看，以恻隐为主，就继承了孔子以仁心、仁德、仁道为主的教训。到了王阳明提出良知，他把那个知是知非的知，说成是良知，以良知为他的教旨，而良知，从性上说，就是仁义礼智四性中的智，从心上说，就是是非之心。王阳明是以是非之心来涵盖其他的三个心，一个人有良知啊，能分辨是非的，他能不恻隐吗？不恻隐怎么能有是非之心呢？怎么可以叫作有良心的人呢？他不羞恶吗？他不辞让吗？所以他这个分类等于没分。这就是智慧之学的分类法。

好了，我们再回头过来说，孟子把他的知言分为四类：“诐辞知其所蔽”，前面的诐就是偏颇，后面那个蔽就是遮蔽。一个人的言论或者一个人的观念，有所偏颇，偏到某一个方向去了，孟子说，我就知道他在哪一方面被遮蔽了。“邪辞知其所离”，一个人他的思想他的言论，偏失了，走入邪门，就知其所离，就知道他在哪个地方离开正道，或者说他离开正道有多远，一分一毫地测量出来。“淫辞知其所陷”，淫是多的意思，过分叫淫。一个人的思想和言论，天天这样说，说个不停，三句不离本行，孟子一听就知道他陷溺在哪里，他被什么样的思想所框限了，他